

第一编

拉美与东亚发展轨迹概述

第一章

工业化道路概论

加里·杰里菲

在 20 世纪，工业化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标志。当以农业和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时，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决定因素和后果便成为各个学科发展研究的焦点。工业化的过程虽然扎根于民族社会，但它又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其形成受影响于世界体系的作用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20 年里，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取得了空前的地位。欧洲和亚洲的十年重建加速了战后美国的经济扩张。随后直接对外投资 (DFI) 和国际贸易的复兴 为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奠定了基础，其基本条件是工业生产、资源获得方面日益复杂的网络和地域专门化的新形式（弗洛贝尔等，1981 年 杰里菲 1989 年）。在拉美和东亚 有几个特别突出的新兴工业国（地区）成功地显著扩大了其制造业产品生产和出口在世界份额中所占的比例，得以渗透到发达工业国的主要市场，并与这些核心国家在全球占统治地位的制造业公司进行竞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1979 年）。

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工业发展是本书的中心论题。然而，这些国家（地区）工业增长的时机、战略和结果至今各异。实际上，把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称作“新兴工业国”并不恰当，因为它们为了应付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国际经

济混乱，早在三四十年代已掀起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第一次浪潮（赫希曼，1968年；索普，1984年）。这些拉美国家在50年代中期，又对美国、欧洲和后来的日本的直接外国投资新浪潮敞开门户，试图深化其工业化程度。过去外国投资者在拉美集中投资于矿产、石油和农产品的资源出口上，而战后外国直接投资的重点则是先进制造业，如汽车、化工、机械和药品的进口替代。其产品主要供应拉美相对广阔的国内市场。

东亚新兴工业国和地区（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道路则截然不同。1945年以前，台湾地区和韩国曾长期是日本的殖民地。其后20年里，美援大量涌入。直到60年代中期，它们的经济才开始飞速增长。60年代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奉行外向型工业化政策，以出口产品创汇。在扩大出口的初始阶段，这些东亚国家（地区）的快速增长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如纺织、服装和电子消费产品。然而，在以后的阶段，韩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在新加坡在钢铁、石油化工、造船、汽车制造、计算机等重工业方面取得了成功，因而在克服原有的不利因素（原料有限、技工缺少、市场狭小）上迈进了一步。

现在，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地区中最工业化的成员，但是，它们的工业化道路是不同的，而且它们的工业增长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在80年代，拉美国家发现，由于外债累累，通货膨胀率上升，投资短缺，大批人口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日益恶化，它们已很难保持先前的经济增长水平。而在社会领域里，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收入分配、非文盲率、卫生和教育等发展的标准指标衡量，东亚国家地区显然远胜于拉美（世界银行，1989年a，表1第28~30页）。

尽管现在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差异犹存，但是它们都竭力使自己的相对优势转变为下一步的竞争优势。本书将探索它们是怎样实现了这一点的，并着眼于分析它们所克服的障碍，以及还面临的挑战。

地域的联合和学科的综合

对拉美和东亚进行跨地域比较，引起了一系列关于当代工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两个地域新兴工业国（地区）是如何达到今日之工业化的？它们的发展轨迹在哪些方面是相似的，哪些方面是不同的？在发展过程中，政策、制度、社会主体和文化因素起了什么作用？目前拉美的发展危机是一种短期现象，还是属于严重的结构性病症，需要在经济上作重大的调整？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80年代更好的经济和社会运作究竟是外向经济发展战略的成果，还是其独特的历史和民族条件的结果？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模式能否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仿效，还是只不过代表多种工业化道路之中的一种？

本书各章的论述试图回答以上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这项任务十分艰巨，它迫使我们采用一些独特的分析方法。由于国家（地区）的发展在全球内进行，而全球参数又不断变化，我们的分析既是跨地域、多学科的，又是历史性的。

跨地域研究尤为困难。尽管一切国与国之间的比较研究，都包含许多众所周知的难题，但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内研究就比较容易，因为研究者接触到的会是相似的文化背景、相近的语言和相同的历史经验。而跨地域研究，则要求广泛收集发展结果的信息和尽可能说明问题的变量，以及查阅卷帙浩繁的各种文献。尽管存在这些困难，我们相信跨地域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因为通过尝试理解当今世界各地发展经历的差异性，会产生更大的理论效益。

囿于一国（地区）或一个地域的研究常会造成片面，妨碍对发展研究的概括，本书大多数章节涉及拉美和东亚几个国家（地区）的跨地域研究，而另一些只是对一个地域内的几个国家（地区）进行比较，而且同一主题包括拉美和东亚两种分析。

本书的论文不单是跨地域的，而且是多学科的交叉，因为我们对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发展道路的决定因素和结果

的考察，包含了广泛的多样的解释。我们所要分析的因素包括：两个地域新兴工业国（地区）的优势比较；重大历史事件对地区和国家发展的影响，如 30 年代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1949 年中国革命的成功、朝鲜战争、土地改革、石油输出国组织卡特尔和 70 年代的经济衰退；地缘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包括美国在战后初期的霸权影响，以及日本随后作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的兴起 特定的文化遗产的影响 国 地区 内制度和当地阶级结构对实行反抗和镇压的作用；政府（当局）政策对经济后果的影响 以及国家政体的特点。

本书作者都是专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然而，他们的文章却不是某一学科的狭隘之见。所有作者都感到不得不以跨学科方法来对待发展问题。为了现实地评价新兴工业国 地区 的成就和它们所面临的挑战 恰恰需要理解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之间的联系。

本书的第三个显著特点是广泛的历史观点，使我们能集中对拉美和东亚的成果作三类比较：一是所有新兴工业国（地区）的相同特点；二是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 地区 的跨地域差异；三是新兴工业国 地区 之间在地域内或国家 地区 内的差别的原因。

两个地域新兴工业国（地区）最突出的共性涉及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工业的多样性，成功的出口，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另一方面 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 地区 又经常被作为两种不同工业化道路的代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被视为内向型（进口替代）发展模式，而东亚“四小龙”则总与外向型（出口导向）模式相联系。它们不仅在发动工业化的时机和道路上不同，而且与世界体系联系方式也相异。在每个地域的发展经历中，地缘政治联盟、外国援助、外国直接投资、国际债务和对外贸易都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以下诸章将对这些因素加以分析。

虽然这些地域类型在帮助我们了解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时极

有助益 但是 新兴工业国家 地区 之间的差异 经常掩盖了地域之间的相似之处，例如巴西、墨西哥和韩国都负有大量外债，但台湾地区却没有。巴西、韩国和台湾地区是主要石油进口国，而墨西哥却是主要石油输出国。墨西哥和台湾地区一样，在过去 40 年内由一党统治（墨西哥为革命制度党，台湾地区是国民党）而巴西和韩国则都有更公开形式的军事独裁历史。最后 各国的工业结构有很大不同，在外资企业、公有企业和各种当地私人资本的作用上，都有差异。

本概论试图为全书提供背景。首先，我将总结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的主要经济成就。这是本书所有文章的出发点，因为两个地域的新兴工业国（地区）所达到的相似的工业发展水平，可以作为比较的基准。我将集中分析四个国家和地区：墨西哥、巴西、韩国和台湾地区。然而为了深入进行比较 另外一些国家 地区 也会在个别章节中时有提及。

其次，我将确定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历史道路中包含的广泛的发展类型和战略。前一部分强调新兴工业国（地区）取得了什么成就，而这一部分则要指出它们是怎样进行工业化的。此处所关注的是内向发展和外向发展的特定阶段的时机和程序，每一阶段的主导产业，以及对当地工业化起主要作用的风云人物作为主体。

最后，我将根据中心问题、每位作者相对的范围以及各章节之间的关系勾画出本书的结构。

本书着重论述的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经常被说成是经济奇迹。像其他比喻一样，这个说法既富有启发，也潜藏着误解。事实上 30 年代的巴西和墨西哥 以及 50 年代中期的韩国和台湾地区，恐怕少有观察家敢于预言这些国家（地区）在几十年之后，最终会在工业化方面大获成功。然而，我们不能将它们视为纯粹的成功故事，也不能轻易使用“奇迹”一词。这些国家（地区）的“制造奇迹”并非是意外的成功，它包含着国家（地区）

的计划、无数企业家的革新和千百万工人的牺牲。无论是在拉美还是在东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工业发展并非上苍所恩赐，它的持续也不是必然的。倒是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地域工业的发展是这些国家地区的人民用汗水、泪水和鲜血促成的，只有他们才有权断定，他们究竟是这一奇迹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

背景 新兴工业国地区工业化的范围和速度

东亚和拉美新兴工业国地区是一个由不同的国家地区组成的群体，在人口、土地面积、天然资源、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人均收入和经济政策上都大相径庭。然而，它们都有一些充满活力的共同特点，使人们普遍视其为工业成功的例子：快速和相对持续的经济增长，其基础是制造业在总产量和就业人数中所占比例的剧增；日益加强的工业生产的多样性，使它们得以扩大制造业产品的范围；以及以制造业产品为主的出口的迅速发展。

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工业发展程度相近，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都属于中上收入水平，虽然东亚 1987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对更高些：香港地区 8 070 美元，新加坡 7 940 美元，台湾地区 5 550 美元，韩国 2 690 美元，阿根廷 2 390 美元；巴西 2 020 美元，而墨西哥为 1 830 美元。但是，在 80 年代，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增长迅速，而拉美则经受了绝对和相对的衰退。1981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明显反映出这两种倾向（见表 1.1）。1987 年拉美新兴工业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大大低于 6 年前的水平。相反，东亚在 80 年代人均收入急剧上升。

东亚和拉美诸国地区发展的核心是制造业。1987 年制造业在国内地区总产值中所占比例如下：香港 22%，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新加坡和韩国分别在 25~31% 的范围内，而台湾地区高达 39%。这些国家地区制造业活动的比重显然远高于美国（20%）和其他发达工业国，甚至高于日本（29%），目前核心国

表 1.1 东亚和拉美新兴工业国(地区):基本指标

国家(地区)	人口(百万)	面积 (1987年)	国(地区)内总产值		人均		国(地区)内生产总值分布(百分比)							
			面 积 (平方公里)	1985	1987	国民生产总值 (百万美元)	农 业	工 业	制造业 ^①	服务业等				
台湾地区	19.7	36	2 800	105 750	2 560	5 550	27	6	29	48	20	39	44	46
香港地区 ^②	5.6	1	2 150	36 530	5 100	8 070	2	0	40	29	24	22	58	70
韩 国	42.1	98	3 000	121 310	1 700	2 690	38	11	25	43	18	30	37	46
新加坡	2.6	1	970	19 900	5 240	7 940	3	1	24	38	15	29	74	62
巴 西 ^③	141.4	8 512	19 450	299 230	2 220	2 020	19	11	33	38	26	28	48	51
墨西哥 ^③	81.9	1 973	20 160	141 940	2 250	1 830	14	9	27	34	20	25	59	57
阿 根 廷	31.1	2 767	16 500	71 530	2 560	2 390	17	13	42	43	33	31	42	4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9年a,第165、167和169页);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3年,第149页)提供了198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台湾地区“经济计划与发展委员会”(《台湾地区统计资料手册》1988年,第3~4、23、29、41和197页)提供了台湾地区的数据。

- [注] ① 由于制造业一般是工业部门中最活跃的部分,所以其在国(地区)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单独列出。
 ② 国(地区)内生产总值及各部门所占比例的最新数据是1986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参考前者得出。
 ③ 各部门占国(地区)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数据是1986年的。

家的服务业超过了制造业，在经济中占有最大的比重。

经济增长的时机选择

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的经济增长呈阶梯式。墨西哥保持着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长纪录。从 30 年代中期直到 70 年代末期，在执政党革命制度党的领导下，墨西哥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经济平均年增长率超过 6%，制造业产量每年上升约 8%。从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墨西哥的实际国内总产值增长最快（每年约 9%）。这是一个相当繁荣和物价稳定的时期，被称为“稳态发展”（雷诺兹 1970 年，汉森，1971 年）。

巴西的经济“奇迹”像墨西哥一样给人以深刻印象，只是它的高峰来得晚些。在战后最初 30 年内（1945~1975 年），它的工业增长平均每年为 8.8%；人均收入每年增长 4%；农业产量年增长为 5.6%，以上皆为实际增长率。1964 年 4 月军方接管后的 10 年可算是巴西经济周期的高峰：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 10.2%；从 1968 年到 1973 年，每年国际收支都有盈余，从而以充足的财源支持了巴西长期的往来帐户赤字；其通货膨胀率虽仍然很高，但也下降到 15% 左右（马伦和博内利，1977 年，菲什洛 1973 年）。

和巴西一样，韩国也在军方接管以后发生了经济增长的勃兴。50 年代，韩国的特征是战后余劫，普遍的政治腐败和缓慢的经济增长（每年实际增长率为 4%）。在 1961 年朴正熙将军政变夺权后，经济成为政府规划和政府合法性的中心问题。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超过 10%，人均收入实际值增加两倍。制造业部门的发展尤为突出，在物价不变的情况下每年增长 18%，而它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例由 14% 上升到 30%，同时农业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例由 40% 下降为 25% 弱。出口——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出口——直线上升，在 1961~1976 年间，平均实际年增长率为 33%（哈萨恩和 Rao，1974 年；

梅森等,1980年)。

从经济业绩看,台湾地区在许多方面都是最成功的。1953~1982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7%,1963~1972年达到峰值10.8%。而工业增长率在前一个阶段更为惊人。实际年增长率平均为13.3%。1970年以来,几乎每年都有贸易顺差;1966年以来,储蓄率高达生产总值的20%(戈尔德,1986年第4~5页)。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台湾地区还创造了低失业、高非文盲率和公平收入分配的纪录。像墨西哥一样,台湾地区从1947年起至1977年,在国民党专制主义的一党统治下保持了长期的局势稳定,包括1975年相对平稳的权力转移。1977年在春里市爆发了反抗当局的民众暴动。

总之,韩国和台湾地区到60年代中期才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墨西哥和巴西在1955年便已进入进口替代的第二个活跃阶段。然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能一直将其经济增长节奏保持到80年代,比拉美新兴工业国远胜一筹。在1965~1968年间,台湾地区和韩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约为9%,同时期巴西为7.2%,墨西哥为4.6%。从1980~1987年对比更加鲜

表1.2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1955~1987年)

年 份	墨 西 哥	巴 西	韩 国	台湾地区
1955~1965	9.7	—	5.1	8.1
1965~1980	6.5	9.0	9.5	9.8
1980~1987	0.5	3.3	8.6	7.5
1965~1987	4.6	7.2	9.2	9.0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79年,1988年)和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9年。第167页提供了墨西哥、巴西和韩国的数据。台湾地区的数据来自其“经济计划与发展委员会”(1988年第23页)。

明，韩国和台湾地区实现了 8.6% 和 7.5% 的增长率，而巴西仅为 3.3% 墨西哥则徘徊在 0.5% (见表 1.2)。

经济增长时机的差异表明，如果仅从表象出发，过分强调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现在的成就，而不把它们放在全球范围内来考察，那将是极其短视的。然而，这类经济增长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特征 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即使面临逆境 仍保持增长的能力及其出口导向的性质。

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出口浪潮

自 1965 年起 东亚和拉美的新兴工业国（地区）都掀起了出口浪潮。当时它们中的大多数的海外销售总额在 10 亿到 16 亿美元之间，但台湾地区仅为 5 亿美元，韩国仅为 2 亿美元 落后于其他国家（地区）。20 年后 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显然已成为第三世界名列前茅的出口国（地区）在 1987 年 台湾地区独占鳌头 出口总额高达 500 多亿美元 香港地区和韩国为 480 亿美元左右。新加坡和巴西处第二层次 出口额分别为 286 亿美元和 262 亿美元。随后是墨西哥 为 209 亿美元。而阿根廷落最后一截 仅为 64 亿美元 (见表 1.3)。东亚三个“超级出口国（地区）”在出口规模上遥遥领先。

对外贸易在各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地位极不相同。东亚国家（地区）实行出口导向经济 1987 年台湾地区出口是地区内生产总值的 48% 韩国是 39% 专搞转口贸易的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则分别占国（地区）内生产总值的 97% 和 144%。而在拉美面积要大的新兴工业国中这一比例仅为 9~15%。把这些数字放在更广泛的范围来比较 在经常被看作东亚邻国的榜样的日本 这一比例在 1987 年还不到 13% 美国也只有 6%。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比拉美或日本更多地依靠对外贸易 原因之一是它们的面积狭小。

制造业出口的急剧增长，推动了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出口浪潮。1965 年台湾地区的制造业出口，在东亚和拉美都名

表 1.3 东亚和拉美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出口
(1965年和1987年)

国家(或地区)	出口 (10亿美元)		出口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百分比		占 总 出 口 的 百 分 比 ^①							
	1965	1987	1965	1987	初级商品		纺织品 和服装		机械和 运输设备		其他制造业 产品	
	1965	1987	1965	1987	1965	1987	1965	1987	1965	1987	1965	1987
台湾地区	0.5	50.8	18	48	58	7	5	17	4	30	32	46
香港地区	1.1	48.5	51	97 ^②	13	8	44	34	6	22	37	36
韩国	0.2	47.2	7	39	40	7	27	25	3	33	29	34
新加坡	1.0	28.6	103	144	65	28	6	6	11	43	18	23
巴西	1.6	26.2	8	9 ^②	92	55	1	3 ^②	2	17	6	25
墨西哥	1.1	20.9	5	15	84	53	3	2 ^②	1	28	12	17
阿根廷	1.5	6.4	9	9	94	69	0	3	1	6	5	22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9年a,第190~191和194~195页),所有国家或地区(除台湾地区)1965年的出口数字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6年,第114~117页);台湾地区1965年的出口总数由其“经济计划与发展委员会”提供(1988年,第208页)。

[注] ① 百分比总数和由于凑整数可能不满100。

② 1986年数据。

列榜首 达 2.07 亿美元 墨西哥为 1.7 亿美元 巴西为 1.24 亿美元 韩国为 1.04 亿美元。10 年之后, 韩国和台湾地区在制造业产品出口上的岁入为 40 亿美元 韩国增长 40 倍 台湾地区增长 20 多倍) 巴西制造业出口总值在 1975 年几达 24 亿美元 墨西哥则拉开距离 处第四位 为 9.3 亿美元销售额。整个 80 年代, 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出口浪潮持续高涨, 1987 年台湾地区的制造业出口收入惊人地达到 500 亿美元 韩国为 440 亿美元。在 1975~1980 年间, 巴西制造业产品在海外的销售增长非常迅速, 1987 年将近 120 亿美元。墨西哥仍居第四位, 1987 年接近 100 亿美元(见表 1.4)。

东亚和拉美新兴工业国(地区)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 前者的出口几乎全是制造业产品, 而巴西和墨西哥的工业产品在总出口中仍不到一半。拉美新兴工业国的产品范围广泛, 反映出它们的自然资源更为丰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为了应付它们主要的海外市场不断增长的保护主义压力, 以及国(地区)内工资的上涨, 将制造业出口转向技术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两个地域成功的出口浪潮继续高涨, 但面对经济和政治新倾向及局势的多变, 它们必须不断调整战略。

收入分配

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在收入分配上是截然不同的: 巴西和墨西哥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 台湾地区和韩国则属于相对平均的类型, 尤其以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标准来衡量。家庭收入的数据表明 最高层 1/5 的家庭和最低层 1/5 的家庭的收入比率 在巴西为 33:1, 墨西哥为 20:1 韩国为 8:1, 美国为 7.5:1 台湾地区为 5:1 日本为 4.3:1(见表 1.5)。巴西是收入集中化的最突出的典型, 1976 年 其占人口总量 1% 的最高层人口的收入总和已略多于占人口总量 50% 的最低层人口的收入总和(休利特, 1982 年 第 321 页)。

表 1.4 制造业出口增长

(1955~1987年^①)

年 份	墨 西 哥		巴 西		韩 国		台 湾 地 区	
	百 万 美 元	占 总 出 口 百 分 比	百 万 美 元	占 总 出 口 百 分 比	百 万 美 元	占 总 出 口 百 分 比	百 万 美 元	占 总 出 口 百 分 比
1955	76	12	11 ^②	1 ²	3	16	13	10
1960	92	12	29	2	5	14	53	32
1965	170	15	124	8	104	59	207	46
1970	392	33	388	14	641	77	1 165	79
1975	931	31	2 371	27	4 147	82	4 441	84
1980	2 234	15	7 770	39	15 722	90	17 990	91
1987	9 774	47	11 750	45	43 579	92	50 290	94

资料来源：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1985年)提供了墨西哥、巴西和韩国到1965年为止的数据；从1970年到1987年的出口数据由世界银行提供(《世界发展报告》1989年b,第159、355和407页)。台湾地区的数据来自“经济计划与发展委员会”(1988年),表11-8。

(注) ① 墨西哥、巴西和韩国的制造业出口包括在国际标准贸易分类(SITC)第5、6、7、8部分。

台湾地区的制造业出口列入“经济计划与发展委员会”的“工业产品”分类(1988年)。

② 为1954年的数据。

表 1.5 收入分配类型

家庭的 百分比分组	家 庭 收 入 所 占 的 百 分 比						
	巴 西 1972	墨 西 哥 1977	韩 国 1976	台湾地区 ^① 1973	日 本 1979	美 国 1980	
最低的 20%	2.0	2.9	5.7	7.8	8.7	5.3	
第二个 1/5	5.0	7.0	11.2	13.7	13.2	11.9	
第三个 1/5	9.4	12.0	15.4	15.4	17.5	17.9	
第四个 1/5	17.0	20.4	22.4	24.4	23.1	25.0	
最高的 20%	66.6	57.7	45.3	38.7	37.5	39.9	
最高的 10%	50.6	40.6	27.5	— ^②	22.4	23.3	
最高的 20%与 最低的 20%的比率	33:1	20:1	8:1	5:1	4.3:1	7.5:1	

资料来源:除台湾地区以外,各国资料由世界银行提供(1989年a,第223页);台湾地区的数据,作者利用费景汉等人所编(1979年第306页)数据计算而得。

〔注〕① 台湾地区五个组是根据收入水平来区分的,最低的 1/5(19%)、第二个 1/5(21%)、第三个 1/5(19%)、第四个 1/5(22%)和最高的 1/5(19%)。

② 台湾家庭最高层(5.7%)占有总家庭收入 17.2%。

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和日本的收入分配相对平均，其源于 40 和 50 年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战争和外国占领使大部分人相当贫穷，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同时限制土地占有规模，从而使农民大受其益。根据某观察者所说，台湾地区的收入平均化“是一场分配革命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这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政策之一”（约翰逊，1981 年 第 10 页）。然而，巴西从未进行过真正的土地革命。30 年代末期，墨西哥虽然在拉萨罗·卡德纳斯总统领导下，进行过公开而广泛的土地重新分配运动，但措施不力，也未被继任政府延续下去。于是，墨西哥的农民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处境越来越被忽视。

对韩国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70 年代国民收入不均的状况明显增大，1970~1975 年间，基尼指数由 0.332 上升到 0.391（贝海根 1984 年）。因此，其出口导向经济在最初 10 年获得的收入分配的成果，可能在第二个 10 年内耗尽。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劳动密集型的出口经济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在 70 年代初已扩张到顶点，从而减弱了制造业出口带来的收入平均提高效率。80 年代早期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劳动力增长快于第二产业（工业）这一趋势，证明了上述解释的合理性。

发展类型和发展战略作为比较概念

我们对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活跃的经济运行的概括，说明了为什么它们能成为第三世界工业化的佼佼者。事实上，它们的高速增长率相当于或超过了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工业国，即使与发达工业国经济增长的最快时期相比，也是如此。我们还未说明 新兴工业国（地区）如何取得如此惊人的工业发展，以及为什么在 80 年代东亚经济形势看来比拉美好得多。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需要深入观察这四个国家地区发展的主要阶段，并且探讨政府（当局）的政策如何影响经济及其后果。